



大师的智慧

我只知道科学探索的乐趣。我是为了科学而进行实验的，而不是为了荣誉才去搞实验的。实验本身，其乐无穷。

袁家骝 吴健雄

蒋晖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大师的智慧

袁家骝 吴健雄

蒋晔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袁家骝 吴健雄 / 蒋晔著. —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 5

(大师的智慧)

ISBN 978-7-202-07601-9

I. ①袁… II. ①蒋… III. ①袁家骝(1912~2003)-
生平事迹 ②吴健雄(1912~1997)-生平事迹
IV. ①K837.12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3290 号

丛 书 名 大师的智慧
书 名 袁家骝 吴健雄
著 者 蒋 晔

责任编辑 贺秀红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艺凡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4.875
字 数 76 000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7601-9/K·1068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生死存续、浴火重生的世纪。本世纪的初始，就是《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向列强出卖主权，赔款白银九亿八千万两，神州大地被列强豆剖瓜分，上海黄浦公园的门口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亡国灭种的威胁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陈亮语）富有自强不息传统的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就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不懈奋斗。经过一百多年、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终于在1949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千秋耻，终已雪。中兴业，待人杰。”（冯友兰语）从那时到现在，华夏儿女又开始了民族复兴的伟业。虽然历经反右派、三年大饥荒、十年内乱的曲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中华民族开始跨越发展，迅速崛起，在21世纪初成为综合国

力强盛的大国、强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家影响日益扩大。

一百年来，从南方到北国，从大陆到海外，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涌现了成百上千的名家大师，他们以各自的智慧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顾他们的人生，汲取他们的智慧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蒋晔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学者、文化策划人。他从1994年开始采访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迄今已采访了三百余人，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出版了数种文化名人访谈录，在文化界和读者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我社与蒋先生的合作始于2007年的《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书。2008年合作推出《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受到了文化界和读者热烈欢迎。从本辑起，为简洁易记更名“大师的智慧”。本丛书的特点是“小故事，大智慧”，通过大师的精彩故事，阐发他们的人生智慧，给读者以启迪。该丛书每辑十册，介绍十位大师，敬请读者留意。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序言 五十知天命

本丛书能够得以和读者见面，不能不提到李世琦兄。世琦兄是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他因知我、又知河北人民出版社，所以，在他的努力下，开辟了《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这一图书系列。正如他的预测，该丛书已出版的10册，得到大家的厚爱，竟连续获奖，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双丰收。这都是我兄世琦的功劳！

这套丛书引起了同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贺秀红女士的高度关注，在世琦兄引荐下，我得以幸会小贺。多次交流，使我深知小贺热爱此丛书之原因，她心目中所追求的那种生活状态，正需要大师的智慧所指引，她要在编辑此丛书的过程中，升华自己的觉悟，并把大师的智慧，去利益众生。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世琦兄和小贺共同努力下，出版社的诸位高层领导，均大力支持这个《大师的智慧》丛书，希望在更高层面上进行策划、设计与出版，并作

出重要批示。这一情景，使我在今年知天命之年到来之时，更加明白了“天命”两字的深刻含义。

“人的命，天注定”、“天命不可违”，是两句一俗一雅的古语，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何谓“天命”？规律也。

我从1994年开始访问中华文化名人，至今已近20年。从当年的全国非常少见的、带有系列性的、在报纸发表的“独”家访谈，到现在的各家报社、杂志、电视、网络，都特别重视“大师的智慧”，此乃“天命”也。众人需要智慧，时代需要智慧。人类失去智慧，世界将会怎样？肯定是毁灭。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如果没有一点人生智慧，你肯定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为了人生的幸福，去寻找智慧吧！大智慧，便是“知天命”。

“知天命”，就是知“天人合一”的关系。在“天人”之间，真正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规律。人在大自然这个世界、宇宙里，最根本的是要“顺其自然”，而不可能“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是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

在大自然里，矿物、植物、动物，千奇百怪，丰富多彩。在动物中，人又是其中之一，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你想把这种造化，搞一

次“同化”，那是不可能的，这种要“同化”的思维、行动，其方向就是错误的，下再大的力气，也是无功。理解了“顺其自然”，便会敬畏大自然，便会尊重生物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元化，尊重文化上的差异，以“兼和”为哲学基础，去为人类造福。

“兼和”者，兼容众异、得其平衡。对“众异”进行“兼容”，其目的是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用毕生精力所总结出来的“兼和”思想，在将来日益显耀。我通过他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刘鄂培先生，才知其如此重要，便写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印”摩崖石刻的碑文之中，被国家所确认。“知天命”者，“兼和”也。

“天命不可违”，即是：“兼和不可违”。“人的命，天注定”，即是：“人的命，兼和来注定”。你拥有多少“兼和”思想，你的“命”就“注定”了多少。

我近20年所访问的文化大家，其智慧，可用很多精彩的语言来表达，但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兼和”。这便是大道至简。

蒋 晔

写于北京颐和山庄紫霄园

目 录

袁家骝、吴健雄：龙凤呈祥的物理学家 / 1

袁家骝、吴健雄小传 / 32

袁家骝、吴健雄的故事 / 35

魂兮归来

——科学伉俪留给人们的思考 / 140

大师的
智慧



袁家骝、吴健雄：龙凤呈祥的物理学家

1997年2月18日，一位朋友告诉我：“吴健雄教授前天在美国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猛地袭来一阵悲哀之情。1996年9月，我到美国考察，曾专程到她府上拜访。吴教授因为中风已久，疾病缠身，晚上总是失眠，只有到凌晨万籁俱寂时，她才能进入睡眠状态。长久的失眠，长久的失去工作乐趣，使吴教授陷入了万分痛苦之中……

吴教授的丈夫、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先生，向我谈起这一情形时，一脸的愁绪，无限的怜爱。他太爱他的妻子了。从1936年在美国西海岸的萍水相逢，到1942年的洞房花烛夜；从参与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到“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全球轰动；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的讲坛，到中国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学术报告会；从美国总统福特的颁奖，到周恩来、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

导人的亲切接见……袁家骝和吴健雄心心相印地走过了漫长、辉煌的人生路。

199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新华社消息：“一代女杰魂归故里。世界著名实验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籍华裔教授吴健雄女士的骨灰，于昨晚运抵她的故乡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安放在吴教授生前就读过的母校明德学校的明德楼里。”这正是吴教授最终的遗愿。24岁离家去国、跨过太平洋的她，终于跨过太平洋向东方飞来。她终于回归于母亲的怀抱，再也不漂泊四方了！再也不惆怅无主了！叶落归根，魂兮归来！太仓——浏河——明德楼，这不正是她灵魂的安息地吗？想到这里，我的心一下子飞过太平洋，来到吴健雄教授生前居住过的那幢公寓。在她的客厅里，在她的书房里，袁家骝教授正和我这个晚辈纵论天下古今事……

一、中国心

1996年9月10日上午，我在朋友刘一林先生的陪同下，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往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在一座教授公寓里，我们按响了门铃。门开处，只见温厚、慈祥的袁家骝教授，穿一身黑色带花的睡袍，微微笑着，用非常标准的汉语，欢迎来自河南家乡的客人。

我们穿过走廊，来到客厅，只见走廊四壁、客厅四壁全是书，全是画。那书架上装帧考究、印刷精美的中、英文书籍，那四壁悬挂的赵佶、仇英、张大千、徐悲鸿、吴作人、萧淑芳、张大壮、董作宾、朱屺瞻等名家的稀世珍品，那中国式的地毯、雕花的家具，以及那梅、兰、竹、菊的安徽铁画，都在告诉我：袁家骧夫妇依旧不改那颗中国心。他们夫妇离开祖国，屈指算来已经60多年了。离离乡愁，与日俱增。如何才能缓解那心头上的漂泊感、失落感呢？惟有在异国的土地上，精心营造一个具有中国文化氛围的家庭。

一束束阳光透过洁白的窗帘，无声地洒在黄色、白色、咖啡色的家具上，洒在客厅右侧那几株绿色植物上。绿色中间，几条鲜红的绸带在轻轻飘动着，绸带上的汉字十分醒目：“贺科学家袁家骧、吴健雄教授康复”。

袁家骧高兴地说：“这些全是朋友们送的，他们都很关心我们。我和健雄前一段时间病得不轻，现在刚刚好了一些。我恢复得不错，健雄还不行。中风病把她折磨坏了，她晚上常常失眠，很晚很晚才能入睡。现在已是上午9点多钟，她还在睡着。不便打扰她，咱们先谈吧！”

我说：“好吧，让吴老师好好休息。见到了您，就等于见到了吴老师。”

在书房里，我问袁教授：“您见过您爷爷袁世凯吗？”袁家骝说：“见过，但我那时候太小，没有什么印象。先祖父1916年去世，那时我才4岁。我是1912年在北京出生的。我的父亲是先祖父的第二个儿子，名叫袁克文。大伯父叫袁克定，大伯父的儿子袁家融比我大几岁，是我们家的嫡长孙。前几年我回国访问，还见到了他。”

“你们袁家好像都是按照辈分来取名字。上一代人都是‘克’字辈，您这一代都是‘家’字辈。”

袁家骝说：“是这样，我们袁氏家族的家谱，是按‘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顺序排列的，‘保’字辈是先祖父的父亲那一辈；‘世’字辈是先祖父那一辈；‘克’字辈是我父亲那一辈；而‘家’字辈，就是我们这一辈了。我们这一辈有50人左右，主要居住在天津、广州、上海、香港，台湾也有。”

“您是哪一年到美国留学的？”

“1936年，那年我24岁。我13岁离开老家安阳，到天津就读于新学书院。我学习很用功，所以常常跳级。后来考上了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读了两年研究生。再后来就到我叔叔袁克恒开办的开滦煤矿工作。这个开滦煤矿的第一任董事长就是我大伯父袁克定，后来叔叔袁克恒接任了这个职务。我叔叔参与创办的产业很多，有启新洋

灰公司、江南水泥公司、北京琉璃水泥厂、江南辰溪水泥厂、秦皇岛耀华玻璃厂，还有上海、唐山、河南卫辉的纱厂。我大学毕业后就到开滦煤矿实习。不久，司徒雷登先生为我办理了赴美留学的奖学金。就这样，我来到美国。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口袋里只装着25美元。我到美国的前几年，都是靠奖学金来维持学习和生活的。”

“袁先生，很少有女性涉足物理学这个枯燥、艰深的领域，为什么吴健雄教授和您一样，终身不渝地献身物理学研究事业？”

袁家骧讲：“这与她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健雄和我是同年生人，她老家在江苏省太仓市。她父亲是个很有学问、很有见识的人，在当地很有名望。她的父母还在浏河镇办了一所明德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健雄从小就在这所学校念书。她11岁的时候就到苏州上了女师，在这里开始接触数学、物理等学科，开始知道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健雄的父母为她买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书。所以，健雄爱上物理学研究与她的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

吴健雄曾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当时我是真心实意做学问，把青春年华都忘记了。”

的确如此，自苏州女师毕业后，在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读书时的吴健雄，正是妙龄少女，风华正茂。由于

她才学出众，端庄清秀，很多男同学都对她倾慕不已。此时的吴健雄对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没有兴趣，一门心思扑在学业上，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一条通往科学的道路。1936年8月，吴健雄告别了她的父母，告别了她熟悉的江南风光，远赴美国留学。她最初的想法，只是到美国学习几年后就返回祖国。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去竟和亲爱的父母成了永诀，她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

袁家骝回忆道：“就这样，我们在1936年分别离开了



青年时代的吴健雄。

自己的家园。我和健雄是在美国才相识的。没有想到啊！一别祖国几十年！那种思念祖国、思念亲人的乡愁，是局外人根本无法体味的。”

二、金色婚姻

1936年，分别告别自己亲人的袁家骧和吴健雄，在美国的西海岸相逢了。从相识到相爱，从相爱到结婚，历时6个年头，到30岁那年，他们才想到结婚。他们不仅是一对幸福的人生伴侣，更是成就辉煌的科技双星。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诞生了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和居里夫人。在20世纪的今天，科学界又诞生了袁家骧和吴健雄。他们同年出生，同年到达美国，同年获得博士学位。1992年5月，他们回国参加南京大学90周年庆典。这一年，他们80岁；这一年、这一月，也正好是他们结婚50周年的金婚之时。90周年校庆、80岁生日、50周年金婚纪念，这三个大喜的日子重叠在一起。

南京大学专门为袁家骧、吴健雄举办了祝寿、贺金婚活动。紧接着，在吴健雄的家乡太仓市浏河镇，故乡的父老乡亲又专门为两位物理学家准备了盛大的祝寿、贺金婚庆典。太仓市特意选择了吴健雄父亲在80年前创办的明德学校作为会场，学校的师生和来自美国、香港、台湾、

深圳等地的各界朋友500多人，参加了这次隆重的庆贺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上海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章永浩先生还向袁家骝夫妇赠送了精心创作的两尊青铜雕像。谈到青铜雕像，谈到金婚之年的回国之旅，袁家骝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我问袁家骝先生：“您和吴教授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

他说道：“我们都是1936年到达美国的。我比健雄早来一个月。那年的8月，她来到美国的旧金山。她计划要进的学校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离9月份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加之顺路，她就来到加州大学，想会一会中央大学的校友。中央大学当时在加州留学的人很多。中国留学生俱乐部派我做导游，我陪健雄参观了很多地方，还参观了实验室。我们彼此都感觉很好，但是没有任何恋爱的意思。刚认识嘛！谈起恋爱，那是以后的事了。我在陪健雄参观的时候，她看到校园东南角有一座简朴的房屋，门紧闭着，看上去像仓库什么的。健雄问这是什么地方，我说：‘这是Radiation Lanolaforr（放射实验室），这是厄内斯特·劳伦斯的研究室。’

健雄听到是劳伦斯的研究室，惊喜地喊出声来。因为她在中央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劳伦斯这个诺贝尔奖获